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十四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旲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鄒曾蔭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十四

明 楊士奇等 撰

治道

漢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廣川董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

良脩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歿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操持或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

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嗚虖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甘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神鬼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

朕科別具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具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性情皆非愚臣之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

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其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懋哉懋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歿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廼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

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莞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獘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

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絶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復報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絫德之效也及至

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于下怨惡畜于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

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俫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徳陰爲刑刑主殺徳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徳不任刑也天使陽出

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

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奸音干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倈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

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
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
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
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
水之走下（走音奏）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
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
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
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

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顓與專同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

下之民如秦者也（濟益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

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制曰盖聞虞舜之時游

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而共貫與何勞逸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乗大輅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曰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秏矣哀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

求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耤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謬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

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廼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辟讀曰避）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

也此之謂也至于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濵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

脩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黄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

材諸位爵禄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義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説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虚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内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

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

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内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以王道往往而絶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

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絫久也故小材雖絫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

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任官録德而定位則

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册之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

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以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

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

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

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以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

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

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𠩄情性察𠩄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鄉讀曰響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

滅之道也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
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
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獘獘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
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
獘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
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虖改正
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
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

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獘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

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厪能勿失耳君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

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繇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黨音儻）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

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廹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

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虖紅讀曰工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髙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

望而歎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説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

趙綰王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其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矣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為大中

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

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之士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遊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問子大夫天人

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菑川公孫弘對策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

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遂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

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

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桀之餘

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獘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獘政用倦令治

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荅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所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朞年而變臣弘尚竊遲

之上𢰅其言弘又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知仁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

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

汲黯為主爵都尉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

臨菑嚴安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者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宫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劒者誇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

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敎失而偽偽
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
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
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
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隂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
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
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
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

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訴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

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內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絶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

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

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拏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劒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

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後以安為騎馬令

帝以卜式為郎式不願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屩而牧羊韋昭曰屩草扉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

之維氏便之
宣帝時丞相魏相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
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
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
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
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
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
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

少昊乘兊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兊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静以道奉順隂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

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隂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宫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

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鼂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

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王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

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宫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户異政人殊

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今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裁擇焉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

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别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絶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

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
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琱琢商不通
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
立而末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
元帝時御史大夫貢禹上書曰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
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
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
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

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

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

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解讀曰懈四海之内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中音竹仲反况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自成康以来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放出園陵之女

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觧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出口錢自此始又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

元帝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匡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

心蓋受命之主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襃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而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内然陰陽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

民無所信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
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
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
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
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
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
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
於大暴仁愛温良者戒於無斷湛静安舒者戒於後時

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當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性情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内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别適長之位禮之於内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

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成帝初即位薛宣為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

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内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

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苛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惟明主察焉上嘉納之

成帝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杜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

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已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為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殷因夏尚質周因

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此則衆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

東漢光武時桓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莊王名旅穆王商臣之子也孫叔敖楚賢相也言欲為國於是未知何以得之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

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盖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

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别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户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

錮商賈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貸中家子弟為之保役保役可保信也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効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貸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脩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

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章帝時第五倫性峭直常疾俗吏苛刻及為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尚書考靈耀曰堯文塞晏晏爾雅曰晏晏溫和也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

而政急不鮮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寛博之選以應上之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

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除拜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

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崔寔以郡舉除

為郎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辨而確（確堅正也）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

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踈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歳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垢惡也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强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盖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

御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姤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

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也密靜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

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申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熊經為仲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也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

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横奔皇路險傾方將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髙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笞與重罪無異幸

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寛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

獻帝時政移曹氏祕書監侍中荀悅志在獻替而謀無

所用乃作申監五篇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勢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

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耤田后桑蠶宫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毁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

舉名察實無惑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巳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内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

章化也章明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内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

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為
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效之不肅而成不嚴而
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又言尚主之
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
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陽從陰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
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
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
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

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彰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覽而善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十五十六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宋允辰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十五

明　楊士奇等　撰

治道

魏文帝即位御史大夫王朗上疏勸育民省刑曰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兹魏土使封鄙之内雞鳴狗吠達於四境烝庶欣欣喜遇升平今

遠方之寇未賔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咸脩四民殷熾必復過於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勅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頼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為寄路温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寃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餧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

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强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笄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

明帝初蒞政司空陳羣上疏曰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于天下自喪亂以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隆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成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

想望至治唯有以崇德布化恵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䝉國之大患若不和睦則有讎黨有讎黨則毁譽無端毁譽無端則真偽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絶其源流

時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少府楊阜議以為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宫館高為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竒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

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為政不通治體苛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敦樸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

青龍中軍國多事用法深重侍中高堂隆上疏曰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匡治亦須良佐用能庶績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

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獘而不敦宜崇禮樂班序明堂脩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宣弟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熈之化混于後嗣斯葢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內可揖讓而治尚何憂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棼絲非政理也可命羣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為典式

吳烏程侯寶鼎元年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為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左丞相陸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姦雄君惠閉於群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為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

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為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邉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廪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百姓使民不安大小吁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嗸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

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強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為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闇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異望竊為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為煩苛刑政所為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寛盪忽苛政又武

昌土地實危險而塉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危峻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為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為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

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廪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為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為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襁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

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為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為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

而取好服捷口容悦者也臣伏見當今内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脩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烏程侯晧暴驕矜政事日獘太子太傅賀邵上䟽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内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

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旌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貿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内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樹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去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

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已以求過譬天位於乘犇以虎尾為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燿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迕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

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酖酒中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内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禍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熈隆道化也又何足本趨走小人僕隷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閒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結罝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之内上無

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罷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饑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為寒慄昔髙宗脩巳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敘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是之輩一

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祗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為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稚饑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

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特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短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振恤窮乏省諸不急盪禁約法則海内樂業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内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饑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

國盛衰陛下不恃已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為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承天賛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殽函之阻德化不脩法政苛

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為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烱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覽世變豐基強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

西晉武帝初即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駙馬都尉傅玄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

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詠嘆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詔報曰舉清遠有禮之臣者此猶今之要

也乃使玄草詔進之玄復上疏曰臣聞舜舉五臣無為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羣司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況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又曰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已上子弟為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優劣而授

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民之衆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脩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禄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為亟定其制通計天下若干人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為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

若干人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為商賈足以通貨而已
尊儒向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
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
躬耕稼祚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
之名臣耕于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于
海濵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嘗從事於農矣王人
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
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

以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之矣夫家足食為子則孝為父則慈為兄則友為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為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為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幽明是為九年之後乃有遷敘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居不見久則競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為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矣

太中大夫恬和上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
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啓可屬
主者為條制李重奏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
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
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
私制定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已没降
及漢魏因循舊跡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車器有貴賤之
差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於奴婢私産則實皆未嘗

曲為之立限也八年已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乗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以上官長免如詔書之㫖法制已嚴令如和所陳而稱光幹之議此皆衰世踰侈當時之患然盛漢之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葢以諸侯之軌既滅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為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盛明垂

制每尚簡易法禁已具和表無施

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郄詵應

選詔曰蓋太上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于三代禮樂大

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係踵

而損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又何

殊也聖王既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之

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歟期運不

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為政

革亂亡之獘建不刋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脩而臻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于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政道罔述以古況今何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羣賢慮之將何以辨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讜言乎加自頃戎狄內侵災害屢作邊甿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歟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具正議無隱將敬聽之誅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

於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謭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竊有自疑之心雖致身於闕庭亦僶俛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獘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偽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備詳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

淺勸之則可以小安墮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之葵丘夷吾綸于小器功止於霸不亦宜乎策曰建不刋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修而嚮兹臣以為莫大於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夫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

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凡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脩道窮在守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調誣調則臧否失實真偽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下無饜主聽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

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亡國失世者未嘗不為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為寒暑人主不能頓為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關梁而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

則有咎保不信亦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彊其所不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薄過非恕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施刑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也故寧濫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辦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汙穢狼籍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

被賕懸者矣有縛束而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為政恒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叙事得其叙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

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謂建不刋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頊夷狄内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聞蠻夷猾夏則皐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宜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懐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

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克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流固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怠業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

人事而已臣誠愚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于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臣懼不足也若夜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不隱也以對策上第拜議郎

時西虜内侵災眚屢見百姓饑饉詔王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太保何曾舉阮种賢良策曰在昔哲王承天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休風流衍彌于千載朕應踐洪運統位七載

於今矣惟德弗嗣不明于政宵興惕厲未燭厥猷子大夫韞櫝道術儼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闡喻朕志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虛心以覽焉种對曰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行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匱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德逮羣生澤被區宇聲施無窮而典垂百代故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蹤往代躡迹三五矯世更俗以從人望令率土遷義下知所適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路

斯誠羣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也又問政刑不宣禮樂不立對曰政刑之宜故由乎禮樂之用昔之明王唯此之務所以防遏暴慢感動心術制節上靈而陶化萬姓也禮以體德樂以詠功樂本於和而禮師於敬矣又問戎蠻猾夏侵敗王略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獫狁孔熾書歎蠻夷帥服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由是邊守遂怠鄣塞不設而令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

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蹈利妄加討戮夫以

徼覊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

以犨醜蕩駭緣間而動雖三州覆敗牧守不反此非胡

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也臣聞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

遠以德不聞以兵夫兵凶器而戰危事也兵興則傷農

衆集則費積農傷則人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之世承

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競戰勝

之功貪攻取之利良將勁卒屈於沙漠勝敗相若克不

過當夫百姓之命填餓狼之口及其以衆制寡令匈奴遠迹收功祁連飲馬瀚海天下之耗已過大半矣夫虛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之得者也是以盜賊蜂起山東不振暨宣元之時趙充國征西零馮奉世征南羌皆兵不血刃摧抑彊暴擒其首惡此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辦中世之明効也又問咎徵作見對曰陰陽否泰六沴之災則人主修政以禦之思患而防之建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愼一日也故能應受多福而永世克作此先王之所以退灾消眚也又問經化之務對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恥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度賞以勸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王所以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勲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國無貪冒之人夫廉恥之於政猶樹蓺之有豐壤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

必悠然茂矣若廉恥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彫弊人失其性錐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於政也如農者之殖磽野旱年之望豐穡必不幾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禄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由之塗殊也又問將使武成七德文濟九功何路而臻于兹凡厥庶事曷後曷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丕業咸熈庶績者莫先於選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當其官而功稱其職則萬機咸理

庶寮不曠書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繼天理物寧國安家非賢無以成也夫賢才之畜於國由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則斲削易而材不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衆形得矣是以人主必勤求賢而佚以任之也賢臣之於主進則忠國愛人退則砥節潔志營職不干私義出心必由公塗明度量以呈其能審經制以効其功此昔之聖王所以恭己南面而化於陶鈞之上者以其所任之賢與所賢之信也方今海內之士皆傾

望休光希心紫極唯明主之所趣舍君開四聰之聽廣疇咨之求抽羣英延俊乂考功授職呈能制官朝無素飡之士如此化流罔極樹功不朽矣

太康中華譚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曰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天下有道莫斯之盛然北有未羈之人西有醜族之氐故謀夫未得高枕邊人未獲晏然將何以長弭斯患混清六合對曰臣聞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兼三才以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

讌日昃務在擇材宣明巖穴垂光隱滯俊人龍躍帝道以光清德鳳翔王化克舉是以皋陶見舉不仁者遠陸賈重漢遠夷折節今聖朝德音發於帷幄清風翔乎無外戎旗南指江漢席卷干戈西征羌蠻慕化誠闡四門之秋興禮教之日也故髦俊聞風而響赴殊才望險而雲集虛高館以俟賢設重爵以待士急善過於饑渴用人疾於應響杜佞諂之門廢鄭聲之樂混清六合寔由于此雖西北有未羈之寇殊漠有不朝之虜征之則勞

師得之則無益故班固云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安邊之術也又策曰吳蜀恃險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攜貳之心而吳人怨雖屢作妖寇豈蜀人敦朴易可化誘吳人輕鋭難安易動乎今將欲綏靜新附何以為先對曰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鼎峙蜀棲岷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安樂順軌聖上潛謀歸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風教遂成吳始初附未改其化非為蜀人

敦慤而吳人易動也然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悍所安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閶闔進其賢才待其異禮明選牧伯致以威風輕其賦斂將順咸悅可以永保無窮長為人臣者也又策曰聖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平大化無外雖匈奴未羈羌氐驕黠將脩文德以綏之舞干戚以來之故兵戈載戢武夫寢息如此已可消鋒刃為佃器罷尚方武庫之用未邪對曰夫唐堯歷載頌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

同清一八紘綏盪無外萬國順軌海內斐然雖復被髮之鄉徒跣之國皆習章甫而入朝要衣裳以磬折夫大舜之德猶有三苗之征以周之盛玁狁為寇雖有文德又須武備備預不虞古之善敎安不忘危聖人常戒無為罷武庫之常職鑠鋒刃為佃器自可倒戢干戈苞以獸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於散樂休風未為不泰也又策曰夫法令之設所以隨時制也時險則峻法以取平時泰則寛網以將化今天下太平四方無虞百姓承德

将就無為而又至于律令應有所損益不對曰臣聞五帝殊禮三王異教故或禪讓以光政或干戈以攻取至於興禮樂以和人流清風以寧俗其歸一也今誠風教大同四海無虞人皆感化去邪從政夫以堯舜之盛而猶設象形殷周之隆而甫侯制律律令之存何妨於政若乃大道四達禮樂交通凡人脩行黎庶勵節刑罰懸而不用律令存而無施適足以隆太平之雅化飛仁風于無外矣又策曰昔帝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興

周夫制化在於得人而賢才難得今大統始同宜搜才實州郡有貢薦之舉猶未獲出羣卓越之倫將時無其人有而致之未得其理也對曰臣聞興化立法非賢無以光其道平世理亂非才無以宣其業上自皇羲下及帝王莫不張皇綱以羅遠飛仁風以被物故得賢則教興失人則政廢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州郡貢秀孝臺府簡良才以八紘之廣兆庶之衆豈當無卓越儁逸之才乎譬猶南海不少明月之寶大宛不乏千里之駒也

異招難見遠數難覩故堯舜太平之化二八由舜而甫顯殷湯革王之命伊尹負鼎而方用當今聖朝禮亡國之士接遐裔之人或貂蟬於帷幄或剖符於千里廵狩必有呂公之遇宵夢必有岩穴之感賢儁之出可企踵而待也

時帝出祠南郊詔使散騎常侍鄭默驂乘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驂乘乎昔州里舉卿相輩常愧有累清談遂問政事對曰勸穡務農為國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

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崇尚儒素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

愍帝即位尚書郎諸葛恢調為會稽太守臨行帝為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圮運政之所先君為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深納焉

東晉元帝時冬雷電且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御史中

丞熊遠上疏曰被庚午詔曰以雷電震暴雨時深自尅責禹湯罪已未足以喻臣聞於天道竊以人事論之陛下節儉敦朴愷悌流惠而王化未興者皆羣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大化素飡負乘秕穢明時之責也今逆賊猾夏暴虐滋甚二帝幽殯梓宮未反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未能遣軍北討讎賊未報此一失也昔齊侯既敗七年不飲酒食肉況此恥尤大臣子之責宜在枕戈為王前驅若此志未果者當上下克儉恤人養士徹

樂減膳惟脩戎事陛下憂勞於上而羣官未同戚容於下每有會同務在調戲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鄉舉道廢請託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修望而有助者進稱職以違俗見譏虛資以從容見貴是故公正道虧私塗日開强弱相陵寃在不理今當官者以理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盡禮為諂諛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雅此三失也世所謂三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議貶其非轉見排退陛

沉泥滓時所謂三善者王法所不加清論美其賢漸相登進仕不轂官攀龍附鳳翱翔雲霄遂使世人削方為圓撓直為曲豈待顧道德之清塗踐仁義之區域乎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偽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此則俗未可得而變也今朝廷羣司以從順為善相違見貶不復論才之曲直言之得失也時有言者或不見用是以朝少辯爭之臣士無祿仕之志焉郭巽上書武帝擢為屯留令又置諫官所以容受直言誘進將來

故人得自盡言無隱諱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舜猶歷試諸難而今先
祿不試甚違古義亂之所由也求才急於疏賤用刑先
於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滯堯取舜於仄陋舜拔
賢於岩穴姬公不曲繩於天倫叔向不虧法於孔懷今
朝廷法吏多出於寒賤是以章書日奏而不足以懲物
官人選才而不足以濟事宜招賢良於屠釣聘耿介於
丘園若此道不改雖弁官省職無救弊亂也能哲而惠

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官得其人之益也

明帝時前將軍温嶠奏軍國要務其一曰祖約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禦為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擇一偏將將二千兵以益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不耕之夫動有萬計春廢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

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若則所益實弘矣其三曰諸外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西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出并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開荒雖一年之後即易且軍人累重者在外有樵採蔬食之人於事為便其四曰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材精周制六卿

涖事春秋之時入作卿輔出將三軍後代建官漸多誠由事有煩簡耳然今江南六州之土尚叉荒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計其閑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選既可精禄俸可優令足代耕然後可責以清公耳其五曰古者親耕耤田以供粢盛舊制耤田廩犧之官今臨時市求上黷至敬下貲生靈非所以虔奉宗廟蒸蒸之旨宜如舊制立此二官其

六曰使命愈遠益宜得材宣揚王化延譽四方人情不樂遂取卑品之人虧辱國命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其七曰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誅由兦戾兦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議奏多納之

康帝即位庾氷進車騎將軍氷懼權盛乃求外出會弟翼當伐石季龍於是以本號除都督江荆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為

翼援氷臨發上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而志無殊操量不及遠頃皇家多難釁故頻仍朝望國器與時殲落遂令天眷下墜降及臣身俯仰伏事於今五年上不能光贊聖猷下不能緝熙政道而陛下遇之過分求之不已復策敗駕之駟以冀萬里之功非天眷之隆將何以至此是以敢竭狂瞽以獻血誠願陛下暫屏旒纊以弘聽納今彊寇未殄戎車未戢兵弱於郊人疲於內寇之侵逸未可量也黎庶之困未之安也羣才之用未之

盡也而陛下崇高事與下隔視聽察覽必寄之羣下羣下宜忠不引不進百司宜勤不督不勸是以古之帝王勤於降納雖曰總萬機猶無聽將相或借訟與人或求謗𦂳蒐良有以也況今之獘開闢之極而陛下歷數屬當其運否剝之難嬰之聖躬普天所以痛心於既往而傾首於將來者也實冀否終而泰屬運在今誠願陛下弘天覆之量深地載之厚宅沖虛以為本勤訓督以為務廣引時彥詢于政道朝之得失必關聖聽人之情偽

必達天聰然後覽其大當以總國綱躬儉節用堯舜豈遠大布之衣衛文何人是以古人有云非知之難行之難非行之難安之難也願陛下旣思日側於勞謙納其起予之情則天下幸甚矣臣朝夕伏膺猶不能暢臨疏徘徊不覺辭盡

穆帝時苻堅敗朝廷欲鎮靖北方出劉波督淮北諸軍冀州刺史以疾未行上疏曰臣聞天地以弘濟為仁君道以惠下為德是以禹湯有身勤之績唐虞有在予之

誥用能惠被蒼生勲流後葉宣帝開拓洪圖始基成命爰及文武歴數在躬而猶虛心側席畢已崇物然後知積累之功重勤王之業艱先君之徳弘貽厥之賜厚惠皇不懐委政内任遂使神器幽淪三光翳曜園陵懐九泉之慼宫廟集胡馬之迹所謂肉食失之於朝黎庶暴骸於外也頼元皇帝神武應期祚隆淮海振乾綱於已墜紐絶維而更張陛下承宣帝開始之宏基受元帝克終之成烈保大定功戢兵静亂故使負鱗横海之鯨僭

位滔天之寇望雲旗而宵潰覩太陽而霧散巍巍蕩蕩人無名焉而頃年已來天文違錯妖怪屢生會稽先帝本封而地動經年昔周之文武有魚烏之瑞君臣猶懷震悚況今災變衆集曽莫之疑公旦有勿休之誠賈誼有積薪之喻臣鑒先徵竊惟今事是以敢肆狂瞽直言無諱往者先帝以玄風御世責成羣后坐運天綱隨化委順故忘日計之功收歲成之用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相王賢儁協和百揆六合承風天下響振而鈞臺之

詠弗聞景亳之命未布將羣臣之不稱陛下用之不盡乎凡聖王之化莫不敦崇忠信存正棄邪傷化毀俗者雖親雖貴必踈而遠之清公貞脩者雖微雖賤必親而近之今則不然此風既替利競滋甚朋黨比周毀譽交興鑽求苟進人希分外見賢而居其上受祿每過其量希旨承意者以為奉公共相讃白者以為忠節舉世見之誰敢正言陛下不明必行之法以絶穿鑿之源者恐脫因疲倦以誤視聽且苻堅滅亡於今五年舊京殘毀

山陵無衛百姓塗炭未蒙拯接伏願遠觀漢魏衰滅之由近覽西朝傾覆之際超然易慮為於未有則靈根永固社稷無虞臣豈誣一朝之人皆無忠節但任非其才求之不至耳今政煩役殷所在彫獘倉廩空虛國用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屬略計戶口但咸安已來十分去三百姓懷蜉蝣之歎下泉興周京之思昔漢宣有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臨下有方者就加璽贈法苛政亂者恤刑不赦事簡於上人悅於下今

則不然告時乞職者以家獎為辭振窮恤滯者以公爵為施古者為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恤君使之蠶食至乃貪汚者謂之清勤慎法者謂之怯劣何反古道一至於此陛下雖躬自節儉哀矜於上而群寮肆欲縱心於下六司垂翼三事拱默故有識者覩人事以歎息觀天眚而大懼昔宋景退熒惑之灾殷宗消鼎雉之異伏願陛下仰觀大禹過門之志俯察商辛沈湎之失遠思國風共公之刺深惟定姜小臣之喻暫廻聖恩

大詢羣后延納衆賢訪以得失令百寮卒職人言損益察其所由觀其所以審識羣才助鼎和味克念作聖以答天休則四海宅心天下幸甚

庾羲少有時譽初為吳國内史穆帝頗愛文義羲至郡獻詩頗存諷諫因上表曰陛下以聖明之德方隆唐虞之化而事役殷曠百姓彫殘以數州之資經贍四海之務其為勞弊豈可具言昔漢文居隆盛之世躬自儉約斷獄數百殆致刑措賈誼歎息猶有積薪之言以古況

今所以益其憂懼陛下明鑒天挺無幽不燭弘濟之道豈待瞽言臣受恩奕世思盡絲髮受任到來親臨所見敢緣弘政獻其丹愚伏願聽斷之暇少垂察覽

孝武帝時范甯求補豫章太守上書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别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

科脩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戸長為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無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事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輙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為盜賊是以山湖日

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户不得為郡不滿千户不得為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卹貧為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制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监郡郡以莅縣如令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為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屋宇皆為私家後來新官復應脩立其為獘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

割精兵器仗以為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十户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廪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勲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為節制以三年為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禄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蒱酒永日馳鶩卒年一宴之饌費

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筭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
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
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
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議兵不相襲代
項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旁支罹
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
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為中殤以其尚童幼也
今以十六為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為半丁所

任非復童幼事実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脩禮文以二十為全丁十六至十九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

安帝時山湖川澤皆為豪强所專小民薪採漁釣皆責稅直至是禁斷之時民居未一劉裕表曰臣聞先王制治九土攸序分疆畫境各安其居在昔盛世人無遷業故井田之制三代以隆秦革斯政漢遂不改富强兼并於是為弊然九服弗擾所託成舊在漢西京大遷田景

之族以實關中即以三輔為鄉閭不復係之於齊楚自永嘉播越爰託淮海朝有匡復之筭民懐思本之心經略之圖日不暇給是以寧民綏治猶有未遑及至大司馬桓温以民無定本傷治為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于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茲及今彌歷年載畫一之制漸用頽弛雜居流寓閭伍弗脩王化所以未純民瘼所以猶在臣荷重任耻責實深自非改調解張無以濟治夫人情滯常難與慮始所謂父母之邦以為桑梓者誠

以生焉終焉敬愛所託耳今所居累世墳壟成行敬恭之誠豈不與事而至請準庚戌土斷之科庶子本所弘稍與事著然後率之以仁義鼓之以威武超大江而跨黄河撫九州而復舊土則戀本之志乃速由於當年在始暫勤要終所以能易伏惟陛下垂矜萬民憐其所失永懷鴻鴈之詩思隆中興之業既委臣以國重期臣以寧濟若所啓合允請付外施行於是依界土斷唯徐兖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諸流寓郡縣多被併省

宋孝武帝即位普責百官讜言建平王宏中軍録事參軍周朗上書曰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寘諸掌豈徒言哉方策之政舉息在人蓋當世之君不為之耳況乃運鍾澆暮世層亂餘重以宫廟遭不更之酷江服被未有之痛千里連死萬井共泣而秦漢餘敝尚行於今魏晉遺謬猶布於民而望國安於今化崇於古御行及前之言積薪待然之譬臣不知所以方然陛下既基之以孝又申之以仁民所疾苦敢不略薦凡治者何哉為教而

已今教衰已久民不知則又隨以刑逐之豈為政之道

哉欲為教者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

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脩武訓以書記

圖律忠孝仁義之禮廉讓勤恭之則授以兵經戰畧軍

部舟騎之容挽彊擊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所以課其

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藝亦

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則更求其

言政置謀迹其心術行履復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孫長

歸農畝終身不得為吏其國學則宜詳考占數部定子史令書不煩行習無糜力凡學雖凶荒不宜廢也農桑者實民之命為國之本有一不足則禮節不興若重之宜罷金錢以穀帛為賞罰然愚民不達其權議者好增其異凡自淮以北萬匹為市從江以南千斛為貨亦不患其難也今且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絹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必繁盜鑄者罷人死必息又田非潦水皆播麥菽地堪滋養悉

蓺紵麻蔭巷緣藩必樹桑柘列庭接宇唯植竹栗若此令既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則序之以爵有司亦從而加賞若田在草間木物不植則撻之而伐其餘樹在所以次坐之又取税之法宜計人為輸不應以貲云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乃令桑長一尺圍以為價田進一畒度以為錢屋不得瓦皆責貲實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妄墾棟焚榱露不敢加泥豈有剥善害民禁衣惡食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斯農則宜務削茲法凡為國不患威

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廣患民之不育自華
夷爭殺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尸竟邑屠將則覆軍滿野
海内遺生盖不餘半重以急政嚴刑天災歲疫貧者但
供吏死者弗望鰥居有不願娶生子每不敢舉又戍
淹徭久妻老嗣絶及姪奔所孕皆復不收是殺人之日
有數逆生人之歲無一理不知復百年間將盡以草木
為世邪此最是驚心悲䰟慟哭太息者法雖有禁殺子
之科設蚤娶之令然觸刑罪忍悼痛而為之豈不有酷

甚處耶今宜家寬其役户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特雖可以娉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足而行則有司加糾凡宫中女隸必擇不復孚者庶家内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子之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教訓如此則二十年間長户勝兵必數倍矣又亡者亂郊鏈人盈甸旨是不為其存計而任之遷流故饑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為寇盜豈可得邪既御之使然復止之以殺彼於有司何酷至

是且草樹既死皮葉皆枯是其梁肉盡矣氷霜已厚苦蓋難貧是其衣褁敗矣比至陽春生其餘幾令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處須官興役宜募遠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食十萬口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公私游手歲發佐農令堤湖盡脩原陸並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熟可移之復舊淮以北悉使南還江東旅客盡令西歸故毒之在體必割其

緩處函渭靈區闃為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豈可不懷歟歷下泗間何足獨戀議者必以為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君謂民之既徙狄必就之君其來從我之願也胡君能來必非其種不過山東雜漢則是國家由來所欲覆育既華得坐實戎空自遠其為來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亦行見淮北必非境服有矣不亦重辱喪哉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

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蹻足而待也設使胡滅則中州必有興者決不能有奉土地率民人以歸國家矣誠如此則徐齊終逼亦不可守且夫戰守之法當恃人之不敢攻頃年兵之所以敗皆反此也令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馬多也胡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也既兵不可去車騎應蓄今宜募天下使養馬一疋者蠲一人役三疋者除一人為吏自此以

進階賞有差邊亭儌驛一無發動又將者將求其死也自能執干戈幸而不亡筋力盡於戎役其於望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澄風掃霧之懃驅波滌塵之力此所自矜尤復為甚近所功賞人知其濃然似頗謬虛實怨懟寔衆垂臂而反脣者往往為部耦語而呼望者處處成羣凡武人意氣特易崩沮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者為敵也今宜國財與之共竭府粟與之同罄去者應遣濃加寵爵發所在禄之將秩未充餘貲宜闕他事負犨長不

應與唯可教以蒐狩之禮習以鉦鼓之節若假勇以進務黜其身老至而罷賞延於嗣又緣淮城壘皆宜興復使烽鼓相達兵食相連若邊民請師皆宜莫許遠夷貢至止於報答語以國家之未暇示以何事而非君須内教既立徐料冦形辨騎卒四十萬而中國不擾取穀支二十歲而遠邑不驚然後越淮窮河跨隴出漠亦何適而不可又教之不敗一至於是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凡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産亦八家而五

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又嫉謗讒害其閒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革其風先有善於家者即務其賞自今不改則没其財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以其哀並衷出故制同外興日久均痛故愈遲齊典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云何使衰苴之容盡鳴號之音息夫佩玉啓旒深情弗忍冕珠視朝不亦甚乎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何乃厚於惡薄於善歟今陛下以

大孝始基宜反斯謀且朝享臨御當近自身始妃主典制宜漸加矯正凡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或帝有集皂之陋后有帛布之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為櫝帶寶笥著衣空散國家之財徒弃天下之貨而主以此惰禮妃以此傲家是何靡蠹之劇慼鄙之甚逮至婢豎皆無定科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尾金皮繡漿酒藿肉者故不可

稱紀至有列軿以遊遨飾兵以㗇吒不亦重甚哉君禁
行賜薄不容致此且細作始幷以爲儉節而市造華怪
即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天下得治者以實而
治天下者常虛民之耳目既不可誑治之益耗立亦隨
之故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飾等王侯傭貰之
身製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斷爲兩一裾之長可分爲
二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
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製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

原實先宮闈又妃主所賜不限高卑自今以去宜為節
目金䌲翠玉錦繡縠羅奇色異章小民既不得服在上
亦不得賜若工復造奇伎淫巧則皆焚之而重其罪又
置官者將以燮天平氣贊地成功防姦御難治煩理劇
使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無空樹散位繁進冗人今高卑
貿實大小反稱名之不定是謂官邪而世廢姬公之制
俗傳秦人之法惡明君之典好闇主之事其憎聖愛愚
何其甚矣今則宜先省事從而并官置位以周典為式

變名以適時為用秦漢末制何足取也當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禄重能薄者官賤官賤者秩輕纓冕紱佩稱官以服車騎容衛當職以施又寄土州郡宜通廢罷舊地民户應更置立豈兵邦而有徐邑揚境而宅兖民上淆辰紀下亂畿甸其地如朱方者不宜置州土如江都者應更建邑又民少者易理君近者易歸凡吏皆宜每詳其能每厚其秩為縣不得復用恩家之員為郡不得復選勢族之老又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强仕須冠而啓

封能政而議爵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賔友選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為貴哉又世有先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兒不匹光武之子馬貴人能使其家不比陰后之族盛矣哉此於後世不可忘也至當輿抑碎首之忿陛殿延辟戟之威此亦復不可忘也內外之政實不可雜若妃主為人請官者其人宜終身不得為官君請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凡天下所須者才而才誠難知也有深居而言寡則蓄學而

無由知有卑處而事隔則懐竒而無由進或復見忌於親故或亦遭謗於貴黨其欲致車右而動御席語天下而辨治亂焉可得哉漫言舉賢則斯人固未得矣宜使世之稱通經達史辯詞精敏吏能將謀偏術小道者使機纓危郄博求其用制内外以官之官遠近及仕之類令各以所能而造其室降情以誘之卑身以安之然後察其援唇吻樹頬胲動精神發意氣語之所至意之所孰不過數四間不亦盡可知矣若忠孝廉清之北强正

惇柔之倫難以檢格立不可須臾定宜使鄉部求其行守宰察其能竟皆見之於選貴呈之於相主然後處其職宜定其位用如此故應愚鄙盡指賢明悉舉矣又俗好以毀沉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不知測其所以致譽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黨悉庸則宜退其譽者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又既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以年齒齊凡貴者好疑人少不知其少於人矣老者亦輕人少不知其不及少矣自釋氏流

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容潤既不廣矣
然習慧者日替其脩束誠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錦帛
侈飾車從復假粗醫術託雜卜數延妹滿室置酒浹堂
寄夫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而猶倚靈假像背
親傲君欺費疾老震損宮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内
教之所不悔罪而横天地之間莫不紆察人不得然豈
其鬼歟今宜申嚴佛律裨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皆
能遣除則隨其蓺行各為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

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
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以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
拘凡鬼道惑衆妖巫破俗觸木而言怪者不可數寓采
而稱神者非可筭其原本是亂男女合飲食因之而以
祈祝從之而以報請是亂不誅為害未息凡一苑始立
一神初興淫風輒以之而甚今脩堤以北置園百里峻
山以右居靈十房縻財敗俗其可稱限又針藥之術世
寡復脩診脉之伎人鮮能達民因是益徵於鬼遂棄於

醫重令耗惑不反死夭復半今大醫宜男女習教在所

應遣吏受業如此故當愈於媚神之愚懲正湊理之獘

矣凡無世不有言事而無時不有令下然而升平不至

昏危是繼何哉蓋設令之本非實也又病言不出於謀

臣事不便於貴黨輕者抵訾呵駭重者死壓窮擯故西

京有方調之誅東郡有黨錮之裁陛下若欲申常令循

末典則羣臣在焉若欲改舊章興王道則微臣存矣敢

昧死以陳唯陛下察之書奏忤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十五